

星星與落葉

丁心原

——我看「流浪者之歌」

(註①)

大多數的人就像是落葉一樣，在空中隨風飄遊，翻飛，蕩漾，最後落到地上。一小部分人像是天上星星，

在一定的途徑上走，任何風都吹不到他們，在他們心中他們有自己的引導者和方向。

「流浪者之歌」是一本由西方人所寫，而相當具有東方色彩的書，也是作者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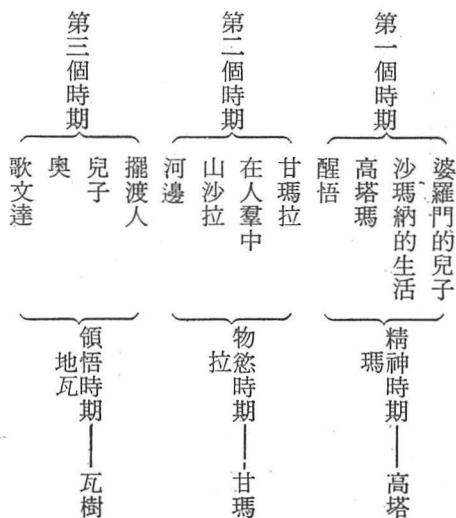
促成赫塞寫「流浪者之歌」，有兩個主要的因素，一是東方文化的影響，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出生於德國，後半生在瑞士度過的赫塞，却對東方

文化非常有興趣，不能不歸之於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祖父曾在印度作了三十年的傳教工作，他的父親也在東方待過，因此他從小就接觸到東方文化，同時也成為影響他一生的主要因素之一。赫塞在他的「Picture Book」中曾說：「我半輩子以上的時間都專注於印度和中國研究上。」「並非爲了要獲得學術權威的名聲，我已習慣於生活在中國及印度的詩和信仰的氣氛中了。」他對佛教也非常感興趣，他認為佛教的境界是非常崇高純淨的。這一切對東方宗教及哲學思想的興趣，觸發了赫塞以一個印度婆羅門的故事，寫成「流浪者之歌」的靈感。

另一個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赫塞早期的作品，包括「鄉愁」(Peter Camenzind, 1940

),「車輪下」(心靈的歸宿)(*Unterm Rad*, 1906),「生命之歌」(*Gertrud* 1910),「藝術家的命運」(*Rosshald* 1914)等,都只能稱之爲一些抒情性的傷感之作,固然也有其價值,但是和他風格轉變之後的作品(從「徬徨少年時」(*Demian* 1918)開始比較起來,無論在境界上或意義上,都遠不如後者了。這些前期的作品,雖然或多或少地也蘊含著一些對現代文明社會所產生的懷疑及苦悶,但直到第一次大戰爆發,赫塞才步出他以往所生活的那個屬於小我的世界,而真正對人生予以重新體驗和估價。這次戰爭,使他目睹殘酷的現實和人們親手造成的血腥屠殺,他由此而認清了生命不僅是些浮面的快樂或傷感,而是要從個人的自我開始,建立一套完整而有系統的放諸四海皆準的觀念,才能與整個世界處於真正和諧的狀態。赫塞自己也曾說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了我生命中的第二個轉捩點」(註②),因此,這個刺激促成了他探索自我和人生意義的動機。他把這些想法,融合了前段所述對東方文化的研究,便使得他從另一種文化角度來探討這些問題,以西達塔的一生,來尋求一種宇宙性的永恒答案。

全書共十二章,我個人認爲可以分成三個時期來看,每個時期包括四章:



在第一個屬於精神的時期中,西達塔是個年輕而傑出的婆羅門,具有一切優於別人的天賦,人們都愛慕他,但他本身並不快樂,因爲他不能滿足於婆羅門所教導他的知識,他有許多對自我的懷疑,因此他和好友歌文達一起追隨一些沙瑪納(苦行僧)離開家,開始

過着苦修禁慾的生活。他放棄了一切物質的享受，以杜絕一切慾望、激情和意願作為達到空虛的一種方式，以尋求自我。但是後來他發現這樣作只是一種逃避，一種短暫的麻痺，一種永遠達不到目的的循環，因此他又去投奔一位已經得道的聖者高塔瑪。然而在高塔瑪那兒，他得到了另一種啓示，便是要脫離一切的教誨，去走自己的路，因為每個人所悟出的道理，是無法以言語教給別人的。於是西達塔離開了高塔瑪和歌文達，開始了「向自我學習」的路程。

我之所以稱這個時期為「精神時期」，是因為西達塔在這個階段中，無論是作為一個婆羅門或沙瑪納，或求教於高塔瑪，都不脫一個範圍——尋求性靈上的引導。一切的追尋都是循著正路去探索，和第二個有點偏於歧途的物慾的時期，形成一種對比。而他所站的立場，始終是與一般人脫節而超然在上的，好比現在所謂的「高階層知識分子」，他所想的，與實際生活的物質需要有著相當的距離，因此這段由對自我發生懷疑，到決定走自己的路的過程，都是屬於靈性的。換言之，這個階段裏的西達塔，是一個純「聖者型」的人物，他從小就高高在衆人之上，而後無論是

沙瑪納們或高塔瑪都不能使他滿足，他所依據的，是一種來自內心的聲音指示，也因此，他是個具有某種特質的人。所以我認為赫塞所塑造的西達塔，是由這第一個屬於精神的階段裏的「超人」，經歷第二個時期的「凡人」生活，而後達到領悟的。

第二個物慾時期，是由一個叫甘瑪拉的妓女所引出的。甘瑪拉深愛西達塔，她帶給西達塔的，是與第一個時期完全不同的一種生活。西達塔享受到一切物質、權勢和情慾之樂，然而終於他感到疲倦與厭惡，於是不聲不響地離開了甘瑪拉。在一條河邊，他痛苦得幾乎自殺，而後某種領悟，使他了解到無論以什麼方式去逃避都是不可能的。於是在歷經滄桑之後，他有了新的領悟，以一片新生的空白邁向另一個新的階段。

這一段由富貴榮華和放蕩縱情所組成的日子，在西達塔的人生旅程中，是必須經歷的，雖然和前一個精神的時期截然不同，却是相輔相成的。這一段塵世中的生活，使得西達塔由一個有知識有智慧，純聖者型的超人，成為一個普通人，如果他沒經歷過這個階段就尋求到最終的安寧與和諧，那麼這種安寧與和諧

只是一種假相的，而經不起考驗。而且這種有了範圍局限的領悟，一旦有一天遇到現實生活的引誘，很可能完全毀掉。也可以說，赫塞所認為真正的領悟，不是象牙塔式或柏拉圖式的，而是一種歷盡滄桑，真正的徹悟，同時，這個階段也是使得西達塔的領悟具有宇宙性的因素之一。這種觀念，相當能代表赫塞的思想，同時也已成爲他小說的特色之一。

在經過這兩種典型的生活之後，西達塔步入了第三個領悟時期。這個階段裏，他停留在一條河邊，和一個名叫瓦樹地瓦的擺渡人住在一起，回到一種原始的純真之中。有一天，甘瑪拉帶著和西達塔所生的兒子，經過河邊去尋訪至尊高塔瑪，甘瑪拉在路上被蛇咬傷了，臨死之前遇見西達塔，把兒子交托給他。兒子的出現，使西達塔感覺到一種他從來不知道的東西——骨肉之愛，他受著愛的折磨，才理解到全人類都具有這樣共通的東西，也因此而基於平等的地位。這個領悟，幫助西達塔邁入成熟的境界。後來兒子離開了他，引導者瓦樹地瓦也死了，西達塔終於尋到了完整、統一、安寧及和諧。

這三個時期中，各有一個關鍵性的人物。第一個

時期裏，是高塔瑪。這裏的高塔瑪，曾以世尊 (the Illustrious)、如來佛 (the Buddha) 以及釋迦牟尼 (Sakyamuni) 等稱呼出現過，而事實上，他的名字也叫 Siddhartha (註③)，在國內許多有關佛學的書刊中，一向譯爲「悉達多」，即蘇念秋所譯之「西達塔」，但在本書中，主角西達塔並非釋迦牟尼。除了有相同的名字之外，西達塔與釋迦牟尼的一生還有許多相似之處。(註④)

一、在孩童時代，二者在同伴中都是最傑出的。
二、釋迦牟尼離開了妻子和初生的兒子成爲一個苦修者，而西達塔離開了甘瑪拉和未出生的兒子去尋求解脫。

三、二者都曾費過時間在苦修者中學習瑜珈及沉思冥想。

四、釋迦牟尼花了六年在河邊沉思，而西達塔的晚年和徹悟之處也是一條河邊。

五、釋迦牟尼在一棵菩提樹下得到啓示，而西達塔在結束第二個與甘瑪拉共度的時期時，是在一棵芒果樹下得到啓示的。(註⑤)

以上這種比較，只是舉出幾個例子，雖不能以偏概全

，但赫塞有意創出一個與佛陀很相似的西達塔，以表示些什麼，是無可懷疑的。

高塔瑪所代表的，正是西達塔所追求的。「在他看來，如來佛手指上的每一個骨節都含有智慧，它們說話，呼吸，閃射著真理。這個人，這個如來佛，確實是位徹底的聖人。西達塔從來沒有像此刻這樣地敬重一個人。」（見三十頁）因此高塔瑪可算是一個已達到完美境界的象徵，但赫塞並沒有讓西達塔像許許多多其他的人一樣，去追隨他，接受他的教誨，相反地，高塔瑪使西達塔得到的啓示，是要離開所有的教義和老師，因為知識和理論可以教導別人，但個人在徹悟的時刻所悟到的一切，永遠無法以言語和教示來告訴別人。因此高塔瑪所達到的境界，雖然是西達塔所嚮往的，他却要走自己的路去體會這種徹悟。這樣的安排，似乎對佛教採取一種懷疑的態度，赫塞在日記中，曾反對佛陀之有意地將一種已樹立的發展型式視為當然，取而代之，他主張「讓我自己自然地發展以正確地完成神的意旨」（註⑩），這種說法，似乎和本書中所表現的可以互相印證了。另外有一種說法指出，「流浪者之歌」一書中的思想，比較接近中

國宗教與哲學思想而更勝於印度的佛教思想（註⑪）。由此，我個人認為，西達塔的一生，是赫塞有意地以釋迦牟尼的一生作基礎和藍本，再融會上他自己的想法，創出一個走著非宗教路線，却也同樣達到宗教最高境界的例子。雖然赫塞對佛教的境界非常嚮往，但這個例子的創造，可以說是佛教的一個挑戰，也可以說赫塞想把狹義的宗教性領悟，擴展為一種廣義的人生哲學。總之，這樣的處理，為本書增加了一些傳奇性的色彩。

第二個物慾時期裏關鍵性的人物是甘瑪拉，她教西達塔愛情的藝術，可被視為一個肉慾的象徵，但是她並不僅是個肉慾的象徵而已，她也具有一些靈性。（見七十五頁）西達塔對她說「你性格很像我，你是你甘瑪拉，而不是別人。在你心裏面，有一種寧靜和一處庇護所，任何時候，你都能退避到裏面去，保持住你自己的本色，就如同我也能這樣作一樣。」（七十七頁）甘瑪拉說：「……你不是在真正愛我，你是不愛任何人的……」，以及西達塔的回答：「……我像你，你也是不能真正愛任何人。……也許像你這樣的人無法去愛別人。」甘瑪拉了解西達塔，甚至有些

像他，他們有某些相同的特質，因此在西達塔突然離開之後，她並沒有設法去找他，也絲毫不驚詫，只是一心一意地爲西達塔生個兒子，這個兒子後來對西達塔的步伐向最終的目的有著相當的影響，也可說是甘瑪拉的延續。後來甘瑪拉皈依了如來佛（見一一七頁），由一個妓女到佛門中的女護法，這種轉變也算是相當特殊了。畢竟她還是個女人，西達塔是她所愛與追隨的，最後她死在西達塔的懷裏，也可算是達成心願並獲得安寧了。雖然她沒見到如來佛，但在她心中，西達塔與如來佛有同等的地位，甚至可以取而代之。

這個階段中，另外有一個比較次要的象徵性人物——卡瑪士瓦密。他是個商人，西達塔經過甘瑪拉的介紹，在他手下作事。他所代表的，是典型的普通人，庸庸碌碌，斤斤計較，爲了賺錢而奔波一生，和這個時期初期的西達塔正是個對比，後者什麼都不在意，以帶著優越感和嘲弄的眼光來看周遭的人們，這也是構成他和人們間距離的一種障礙。此外，甘瑪拉和卡瑪士瓦密的名字，也有象徵式的作用，甘瑪拉（Kamala）的字首是 Kama，卡瑪士瓦密（Kama-swami）的字首也是 Kama，這個字的意思即「慾

望」之神，同時在梵文中以 Kama 開頭的字，都表示「愛」（註⑤）。因此二者的名字與他們所象徵的物慾及情愛都有關連，赫塞用心之細，可見一斑。

第三個時期裏的關鍵性人物是瓦樹地瓦，他以守護神的姿態出現，然而他只是個單純的人，沒有什麼學問，只是住在河邊，作著擺渡的工作。他的特殊之處是他從河流的聲音中悟出許多道理，從單純中尋到一些至深的領會，從平凡中獲得一些不平凡的經驗。對西達塔，他只是默默地作個聆聽者，並以一種極自然的方式引導他，但是當西達塔一察覺到這個引導者的存在，便在心靈上獨立起來了。如一四二頁，「他感覺到這位靜坐傾聽的人就是河的本身，就是神的本身，就是永恒的本身」，「他感覺到他在對待瓦樹地瓦就同人們對待神們一樣，他感覺到這種現象不能繼續下去。在內心方面，他開始離開瓦樹地瓦。」最後，當西達塔達到徹悟的境界，瓦樹地瓦的責任也完了，便去世了。他並沒有以任何的教誨來引導西達塔，只是默默地守護著他，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來啓發他。瓦樹地瓦之死，與「徬徨少年時」中德密安（Demian）之死有著相同的意義，後者也是在辛克萊

步入成熟之後離開了他的。

瓦樹地瓦所象徵的，也是一種永恒的完美，但是和高塔瑪不同。高塔瑪以一個崇高無比，大智大慧的至尊者姿態出現，而瓦樹地瓦却蘊和諸於平凡中，幾乎不爲人所察覺。這是兩種不同的典型，但兩者都達到類似佛教涅槃的境界。而西達塔的途徑，似乎更近於瓦樹地瓦一些，這也是赫塞一向所偏好的，他似乎總不願作人人皆作之事，而且對衆人所追隨的目標總要提出疑問。此外在寫作技巧上而言，西達塔在由第一個時期邁入第二個時期時，曾遇到過瓦樹地瓦，對於後來他和瓦樹地瓦住在一起，是個很好的伏筆，使這個轉折進行得十分自然。

除了這三個相當具有影響力的關鍵性人物之外，書中還有幾個重要的象徵，其中最主要的是河流。河流第一次出現是在第一個時期與第二個時期之間，當西達塔決定離開高塔瑪時；第二次則是在第二個時期與第三個時期之間，西達塔要在同一條河邊自殺，而後獲得又一次的領悟。因此這條河是西達塔兩次新生的地方，也是兩個時期之間的分界線及轉捩點。而後在整個屬於領悟的時期中，西達塔都住在河邊，他傾

聽河水的聲音，凝望著河水的流逝，終於徹悟。因此河流所象徵的，由一種流動性，無時間性，擴而至於統一性，因為河水永遠流動著，無處不在，代表一種生生不息及永恒的存在性。西達塔從河水聲中聽出了許多東西。（見一四四頁）「所有的聲音，所有的目標，所有的懷念，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歡樂，所有的善良和邪惡，這一切一切在一起，就是生活之流，就是人生的音樂。」「他是在聽所有的聲音，在聽整體，在聽統一；這時候，那首有一千種聲音的偉大的歌聲是由一千字組成的，那個字是：奧——完美。」因此河流在本書中所代表的，正是赫塞心目中涅槃的象徵。赫塞在日記中曾說：「我所了解的涅槃，照宗教式的說法，就是個人靈魂之回歸於整體的靈魂。」（註④），而河流所代表的，正是一種「整體的靈魂」，同時這個涅槃境界，並不是停滯靜止的，而是活的，生生不息而永恒的。

另一個重要的象徵，是滿足的微笑。這種微笑，表達出擁有者的修養及境界。這種滿足的微笑，曾出現在高塔瑪、瓦樹地瓦和最後的西達塔的臉上。當西達塔第一次看到高塔瑪，就能從許多個和尚中把他認

出來，就是因爲這種微笑。（見二九頁）「他似乎在內心中對自己輕輕地微笑，他臉上的秘密笑容就如同健康的小孩臉上的一樣。」同樣的微笑也出現在瓦樹地瓦的臉上。這種微笑就是一種神態自如，平靜安詳的表現，也只有內心真正徹悟的人，才會擁有這種微笑，所以西達塔愈接近成熟，他的微笑也愈和這種微笑相似。「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他的笑容愈來愈與擺渡人的笑容相似了，他變得差不多和擺渡人是一樣地滿面春風，差不多是一樣地滿懷歡欣，滿臉皺紋中同樣地神采照人，同樣地孩子氣，同樣地年邁。」（見一一五頁）在這種微笑中，年齡和時間的痕跡都沒有了，所以是一種永恒的微笑。在書的結尾，當西達塔達到了完美，他也出現了這種微笑，「這個西達塔的微笑——正是同如來佛的微笑是一樣的……歌文達知道，至善者就是這樣地笑。」（六〇頁）因此這種微笑所象徵的，是滿足、和諧、寧靜、理想的實現，和完美的獲得。到此爲止，高塔瑪、瓦樹地瓦、河流、滿足的微笑所象徵的，是關連而且相似的東西，那就是西達塔的最終目的，也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赫塞對心理研究很有興趣，也許是受佛洛伊德的

影響，本書中也用了幾個夢作爲象徵（在「徬徨少年時」中比比皆是）。在物慾時期開始之前，西達塔夢見歌文達變成一個女人（五〇頁），這個夢所象徵的，是一種對異性的慾望（畢竟西達塔只是個凡人），同時對於他後來所遭遇的物慾的生活和甘瑪拉的出現，都可稱爲一種預兆。另一個夢，是在西達塔對物慾的生活極端厭惡之際，他夢見甘瑪拉所養的一隻珍奇小鳥死了，當他把它拋到路上時，突然覺得彷彿把他整個人中一切好的和有價值的東西和這隻死鳥一起拋掉了似的（八七頁）。這個夢具有警惕的意味，夢醒之後，西達塔便離開了甘瑪拉，步入第三個時期。西達塔走了之後，甘瑪拉打開籠子，把那隻小鳥放走。這隻小鳥，似乎也可視爲西達塔的象徵，他在一個無形的物質的籠子裏禁錮了一段時間，如果他自己沒醒悟，那麼就會像隻夢裏的死鳥一樣，失去他靈性的生命。而事實上，他覺醒了，那隻鳥也飛出了籠子。這裏夢與現實相互呼應，也可見作者的有心安排。

再談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歌文達，他從頭到尾都出現過，和西達塔構成一個明顯的對比。從小，歌文達就愛西達塔，追隨著他。他跟著西達塔去作沙瑪

納，而當他們遇見高塔瑪的時候，他皈依了如來佛，西達塔獨自走他自己的路。最後他們又重逢的時候，他仍在追尋了一生的路上，他永遠不停地忙著追尋，却永遠僅止於追尋而已。在他眼裏的西達塔，已和如來佛一般，他只是深切地愛著西達塔，崇敬他，却永遠不了解他，甚至連甘瑪拉都不如。而西達塔所達到的境界，他可能一輩子也達不到，因此他永遠只是西達塔的一個影子而已。如果西達塔沒選擇自己的路，那他最終也只是作個像歌文達一樣的人，而不可能徹悟的。但這兩人之所以有著不同的際遇，似乎歸之於命運，西達塔每次的頓悟，都來自他內心的一種聲音，這似乎很奇妙，而事實上，西達塔從一開始就被塑造成一個傳奇性地具有優異秉賦的角色，也正是前面所謂「聖者型」的人物。

最後要談的，是一種支配性的力量——愛。早期的西達塔，根本不懂得愛，對父母，對甘瑪拉，他都毫無眷戀之情，但是當他和自己的兒子在一起之後，他才真正體會到愛的感覺。他從這種激情之中，產生了另一種生命。以前他之所以和一般人不同，就是因為他不懂得去愛人，但自從他被對兒子的愛折磨之後

，他也成了一個傻子，去作這件愚蠢盲目，却是出天性，無法避免的事。於是他開始從一種平等的眼光去看人們，他懂得了愛是一種推動力，一種不可磨滅的生命力，由這個領悟，西達塔才跨入了最後屬於至善與完美的境界。這裏的愛，其實正是赫塞所希望全人類都能重視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赫塞看到一個人類親手造成的殘酷而血腥的世界，他希望能喚起人類對和平的嚮往，並以這種全人類之愛來促成和平的達成。

註① 原名“Siddhartha”，蘇念秋譯自 Hilda

Rosner 之英譯本。水牛出版社發行。一九六八年出版。

註② 第一個轉捩點是赫塞在十三歲時要作一個作家的決定。見“Conjectural Biography” 1925, by Hesse, Translated by Denver Lindley in Modern Writing No. 2. (New York, 1954) pp. 55—72.

註③ 「流浪者之歌」，蘇念秋譯。「關於作者」，第五頁。

註④ “The Novels of Hermann Hesse, A

巨流圖書公司

地址：臺北市木柵路一段 242 號

電話：9315049 • 3711031

郵政劃撥賬戶 100232 號

門市：中國書城內（臺北市成都路 1 號）

國內外最暢銷的書

一次購五本以上打八折

疏離感	Ronald V. Urick 編譯	32元
成長的極限（三版）	沙亦羣 D. H. Meadows 等著	42元
環境的危機	朱岑樓、胡薇麗 B. Commoner 著	42元
自由與尊嚴之外（再版）	宋尚倫 B. F. Skinner 著	42元
自動化的衝擊（再版）	白秀雄 W. Buckingham 著	38元
意識形態與社會變遷（再版）	白秀雄、洪黎麗 A. Inkeles 等著	42元
管理的藝術（再版）	沙亦羣 O. Tead 著	30元
歷史的教訓（六版）	鍾振華 Will and Ariel Durant 著	24元
悲劇之超越（三版）	鄭緯民 Karl Jaspers 著	24元
存在主義與心理分析（三版）	葉頌姿 雷登、貝克等著	28元
羅素精選集（三版）	葉玄女 葉石元健 譯	28元

- 註⑤ "Aus einem Tagebuch des Jahres 1920". By Hermann Hesse. p. 206.
- 註⑥ Edward Gnefkow, "Hermann Hesse: Biographie, 1952".
- 註⑦ "The Novels of Hermann Hesse, A Study in Theme and Structure". By Theodore Ziolkowski.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 J., 1965. pp. 153-54.
- 註⑧ 「流浪者之歌」，入五頁。
- 註⑨ "Aus einem Tagebuch des Jahres 1920". By Hermann Hesse. p. 206.
- 註⑩ "Aus einem Tagebuch des Jahres 1920". By Hermann Hesse. p. 206.